

CTHULHU MYTHOS

# 克苏鲁神话

(美) 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

程潮阳 潘妮 译

上册



重庆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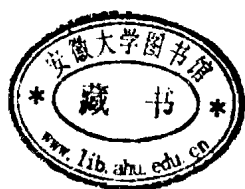
<http://www.cqup.com.cn>

# 克苏鲁神话

Cthulhu Mythos

[美] 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 著  
程闰闰 范娟 译

(上)



重庆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克苏鲁神话: 全2册 / (美) 洛夫克拉夫特  
(Lovecraft, H.P.) 著; 程闰闰, 范娟译. —重庆: 重  
庆大学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624-6598-0

I. ①克… II. ①洛… ②程… ③范… III. ①神话—  
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33228号

## 克苏鲁神话 (上)

【美】霍华德·菲利普·洛夫克拉夫特 著

程闰闰 范娟 译

封面插图: 林端 内页插图: 陈华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李佳熙 版式设计: 曾滢媛

责任校对: 刘雯娜 责任印制: 张策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邮编: 401331

电话: (023) 88617183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 (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mailto: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5 字数: 240千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598-0 定价: 64.00元 (全二册)

---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 目录

## CONTENTS

克苏鲁的呼唤 .....	1
节日 .....	33
犬吠 .....	45
无名之城 .....	55
夜魔 .....	70
家门口之事 .....	95
黑暗中的低语 .....	126
超越时光之影 .....	206

# 克苏鲁的呼唤

我们可以想象，在各种巨大能量和顽强生物之间，也许有这样一种残存物——远古时期就已出现的残存物——我们对其的意识早在人类文明开化之前，就逐渐淡化了——这种意识表现为：人类通过源远流长的诗歌和传说捕捉关于这些残存物简短而模糊的记忆，并称呼其为神、怪物或各种各样的神奇生物……

——阿尔杰农·布莱克伍德

## 一、泥塑中的恐惧

在我看来，世界最为慈悲之处，是人类无法将自身的思维内容相互关联。我们栖身在一个波澜不惊的无知岛屿上，处于一片浩瀚无尽的黑色汪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为此远航。迄今为止，各门自然学科的纵深发展尚未对世界酿成灾祸；然而在不久的将来，孤立学科的知识最终会拼凑整合为一体，并将开辟出一番关于现实世界的恐怖景象，人类的地位也将岌岌可危。到那时，我们要么是被逼得发了疯，要么是逃跑，逃离光明，逃往一个新的黑暗时代去寻求和平与安全。

神智学<sup>①</sup>者们已经猜测到宇宙的循环运动是何等的恢弘壮观，世界和人类于其中只是转瞬即逝的存在。他们用来形容这些

---

<sup>①</sup>神智学（Theosophy）：泛指所有的神学学说、宗教教义、神秘主义，等等。——编者注

残存物的字眼比较温和与乐观，不然会吓得大众毛骨悚然。虽然并非缘自神智学者们的言辞高论，但我对这些还算有所了解。我曾瞥见过一次被禁止的永世，每当想起那个场景就让我发抖，梦到它就会使我抓狂。那一瞥，如同对真理的感知一般，是令人敬畏的一瞥。被禁止的永世闪现于分离的事物拼凑在一起时——一张旧报纸和一本已故教授遗留的笔记。我希望不会再有其他人来完成这样的拼凑。当然，只要一息尚存，我绝不会有意为这个可怕的链条提供连接。那名坚决对自己所了解的事情保持缄默的教授若预料到自己会突然辞世，一定会事先销毁笔记。

我对这类事情的了解始于1926—1927年的冬季，当时恰逢我叔祖父乔治·甘默尔·安吉尔逝世，他作为名誉教授，在位于罗德岛州首府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专门从事闪族语研究。众所周知，安吉尔教授是古代铭文方面的权威，许多知名博物馆的负责人也时常向他请教，估计许多人都很难忘怀这位以92岁高龄离世的老人。教授的死因仍是谜团，但无疑是引起了当地民众高度关注的。有目击者称，教授下了纽波特的船后，抄近道从轮船码头赶回位于威廉姆斯街的家，在经过一条昏暗诡异的山间小道时，一名水手模样的黑人男子趁机猛地将其撞倒在地。医生们没有在教授的遗体上找到任何明显的伤痕，经过一番争辩后他们得出结论：由于年事过高，教授在快步攀登如此陡峭的山坡时，心脏出现了某些不明原因的病变，最终酿成了死亡悲剧。当时，我觉得医生的诊断倒还合情合理；但最近，我对此却颇有疑虑——并且不只是疑虑。

叔祖父离世的时候是个没有子女的鳏夫，我作为合法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对其论文进行了彻底的整理，为此，还将他所有的文件和箱子都搬到了我在波士顿的住所。教授绝大多数的资料将由美国考古学会出版，但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箱子，我却不愿意拿给别人看。箱子是锁着的，我也没找到钥匙。突然，我想起教授随身的衣兜里有一串私人钥匙，试了试，果不其然开了锁。我没料到箱子打开后会为自己树起了一扇更大更神秘的屏障：我对

发现的古怪、可疑的泥塑浮雕、脱节无序的摘记、不着边际的手稿和新闻剪报完全摸不着头脑。难道叔祖父晚年竟轻信了那些最肤浅的欺诈把戏？我下决心一定要找到那位古怪的雕刻家，问问他为何要搅乱老人平和的心境。

这尊浮雕大致呈矩形，厚度不到一英寸，长约5英尺，宽6英寸，很明显是现代造的工艺品，然而，它的设计却与我们现代的审美观念相去甚远。即便是变幻莫测、狂野不羁的立体派和未来派艺术家们，也不会在他们的作品中频繁地展现神秘的规律性——那种只潜伏在史前著述中的规律性。我记得某本著述中就有大量类似的设计，但无论如何我就是想不起具体是出自哪里。我翻遍了叔祖父所有的论文和收藏品，终究还是一无所获，就连与之相似的东西也没发现。

浮雕上刻有清晰的象形文字，文字上方则是一幅极富印象画派艺术风格的图案，很难辨清具体画的是什么，只看得出是某种物体的轮廓。这个图案像是一头怪物，或是一个象征怪物的符号——只有病态的幻想才能构思出此般外形的怪物。如果我告诉你，在我天马行空的想象中同时出现了一只章鱼、一头恶龙和一个人类的画面，我保证我想象的绝不是图案的完整展现。图案描绘了一具浑身覆盖着鳞片的怪诞身躯，身上长着个泥状多汁、触角横生的头，背部还有一双初步成形的简陋翅膀。出人意料的是，这个怪物的整体轮廓才让人感到最可怕的寒意。怪物图案后方可模糊辨出一个巨石式建筑背景。

和这个怪胎泥雕一起装在箱子里的除了一叠剪报外，还有安吉尔教授新近写的一篇文章，文笔无丝毫矫揉造作。有一份看似最主要的手稿上写着醒目的标题“克苏鲁崇拜”，可以看出标题的每个字母都是煞费苦心地印刷上去的，以避免有人误读这个闻所未闻的单词。手稿分两部分，一部分题为“1925——梦与梦之作，H·A·威尔考克斯（著），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托马斯街7号”，另一部分题为“巡官约翰·R·莱格拉斯的故事，路易

斯安那州新奥尔良比安维尔街121号，1908年的美国天文学会会议——包括此次会议的相关记录以及韦伯教授的笔记”。此外，还有一些各式人群怪异梦境的录述，甚至还有关于神智学的书籍和杂志的摘抄（W·斯科特·艾略特的《亚特兰蒂斯》和《失落的里莫利亚》），剩余部分资料是对残存至今的秘密社团、地下邪教的评论，其中引用了弗雷泽的《金枝》、默里女士的《西欧的女巫崇拜》等神话和人类起源类图书中的大段文字。至于那些剪报，绝大多数都是关于发生在1925年春季的怪异精神疾患、群体愚行和群体狂躁现象。

这份重要手稿的前半部分讲述了一个很特别的故事。1925年3月1日，一个神经质的黑瘦青年兴致高昂地来拜访安吉尔教授，带来一尊刚完工、还未干的泥塑浮雕。青年名叫亨利·安东尼·威尔考克斯，出生在叔祖父也略有所闻的一个名门望族，排行最末。他最近在罗德岛设计学院<sup>①</sup>学习雕塑，住在学校旁边的鸢尾楼。威尔考克斯是个早熟的天才，但性情乖张，从小就对诡异故事很感兴趣，并养成了讲述自己奇特梦境的习惯。他称自己有高度的“精神过敏性”，但在他曾经居住的古代商业重镇里，性格稳重的乡亲们只把他看做是“怪人”。由于从不和自己阶层的朋友交往，他逐渐淡出社交圈，现在只有一个外镇的唯美派小团体知道他的事情。就连急于保持自身保守性的普罗维登斯艺术馆也觉得他已经无可救药了。

教授的手稿记录了这次拜访。出人意料的是，雕塑家此行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凭借教授渊博的考古学知识辨认雕塑上的象形文字。青年说话时满脸如临梦幻的表情极不自然，不由得使听众觉得他有些装腔作势，更谈不上认同他的言谈内容。叔祖父说话的语气有点愠怒了，也难怪，就是傻子也看得出这尊浮雕明显是刚完成的，与考古学毫不擦边。然而，叔祖父被年轻的威尔考克斯

---

①罗德岛设计学院（RISD）：美国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先驱。——编者注



接下来的回答深深地吸引，并一字不漏做了记录。从两人的探讨看来，这青年简直就是个极富诗意的演员，我认为这同时也是他显著的个人特征。青年回答道：“它是新完成的，这不假，是我昨晚在梦到了许多陌生城市时做的。梦的起源很早，比忧郁的提尔古城<sup>①</sup>、沉思的斯芬克斯<sup>②</sup>以及空中花园城市巴比伦还早。”

青年漫无边际的故事唤醒了一颗沉寂的心，吸引了叔祖父狂热的兴趣。前一天晚上发生了轻微的地震，是新英格兰地区近几年来震感最强烈的一次，威尔考克斯的想象世界深受其影响。当晚他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梦，梦见受太阳神管辖的巨大城市和直冲云霄的巨型石柱，到处都在滴着绿色稠浆，暗示着潜藏的恐怖。象形文字布满了每一面墙壁，每一根石柱，从地底某个不知名的方向传来阵阵不能称之为声音的响动——那是知觉的混乱碰撞，唯有丰富的想象力才能将它们破译成具体的声响。青年用了几个几乎快不能发音的词语来表示他所听到的声响：“克苏鲁—弗坦”。

正是这句胡言乱语在安吉尔教授的回忆中久久挥之不去，不断地刺激和骚扰着老人。老人询问了雕刻家一些科学方面的细枝末梢；又带着几近痴狂的热情再次仔细研究了这尊在梦境中无意识完成的泥雕作品。青年说，那天清晨，当他终于从神奇的梦中清醒过来时，不禁一阵寒颤，原来自己只披了件单薄的睡衣在房间里制作雕塑。叔祖父埋怨自己人老不中用了，在识别象形文字和图案设计时稍显迟缓——而事后，年轻的威尔考克斯也承认此事。叔祖父大部分的询问，在青年看来都是令人费解的，特别是那些试图把青年和奇怪的邪教、社团相联系的问题。教授甚至还再三向年轻的威尔考克斯保证：如果对方真的加入了一些分布广

---

①提尔古城：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南约80公里。曾是一座雄伟的腓尼基古城，曾在地中海一带称霸一时，统治着加白斯、马迪克等繁荣的殖民地，直到十字军东征之后才渐渐衰落。——编者注

②斯芬克斯（Sphinx）：狮身人面怪兽，最初源于古埃及的神话，被描述为长有翅膀的怪兽，通常为雄性，是“仁慈”和“高贵”的象征。——编者注

泛的神秘或异教徒的宗教团体，教授一定会守口如瓶。当安吉尔教授确认青年雕刻家真的对任何邪教、组织、神秘传说毫不知情后，就趁机说服他提供以后的梦境内容。青年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果然天天都打电话告知教授自己的梦境内容，就这样，教授不仅记录了两人第一次的谈话情况，还把青年后来每天的电话内容也一一记录在案。在这期间，青年描述了几个深夜梦境的恐怖画面，画面中老是出现由黑漆漆、湿漉漉的岩石堆砌而成的可怕的巨城场景，伴随着熔岩的滋滋声，还有单调的呼喊声——似乎是在传递机密消息，然而所有声音都如同谜一般难以理解——除了杂乱无章的声响外，一无所获。青年最常听见的两种声音可以表述为“克苏鲁”和“拉莱耶”。

手稿里接着写到，3月23日威尔考克斯没有露面，教授才知道他因患某种不知名的高烧卧病在床，现已被送回位于水手街的家中养病。晚上，青年时常会惊恐大喊，吵醒了好几个住在同一栋楼的艺术家的；白天，他要么昏迷不醒，要么精神错乱。我叔祖父立即致电他的家人密切关注病情的发展，同时打听到青年的主治医生是塞耶街的托比先生。青年高烧不退的脑袋里显然充斥着许多怪异的事件，托比医生不时因为他昏迷时说的胡话战栗不止。青年的梦境里除了以前梦到过的东西，还可怕地提到了一个巨大的、“好几英里”高的傲然大物四处乱走，笨重地隆隆缓行。

托比医生再三强调威尔考克斯从来没有完整地描绘过这个东西，只是偶尔会喊出几个疯狂的词语。叔祖父为此坚定地认为，青年在胡话中描述的物品与他之前在梦中制造的雕塑就是同一个东西。医生补充道，这个东西，无疑是揭开了青年倦怠昏睡的序幕。然而，有一点让人不解：青年的体温并未高出正常体温许多，他的整个症状与其说是发烧，不如说是精神紊乱。

4月2日下午3点左右，威尔考克斯的所有病症一下子就全都消失了。他直愣愣地坐在床头，摸不着头脑自己何时竟回到了家中。他对于在3月22日晚之后发生的事，无论是现实或梦境，都

统统不记得。医生宣布他已经痊愈，三天后，青年重新回到自己的住所，但对于安吉尔教授而言，他已经没有任何帮助了。所有关于诡异梦境的痕迹都伴随青年的康复而消失殆尽。我的叔祖父又对青年的梦境持续了将近一周的记录，但全是些重点全无、互不相关、彻头彻尾的寻常梦境。

手稿的第一部分就到此结束，但另外一些供参考的零散笔记也很大程度上拓展了我的思维——事实上，我人生观中那根深蒂固的成见使我一直以来对那个艺术家极不信任。笔记记录了同样是在威尔考克斯突访教授那段日子里，不同人群的具体梦境。看来我的叔祖父已经快速地制定了一个庞大而广泛的受访团体，包括他认识的、可以询问而又不会被认为无礼的所有朋友，他要求他们提交每晚梦境内容的报告，以及以前的印象特别深刻的梦境出现的日期。叔祖父收到了各式各样的回复，比任何一个普通人所能独自处理的最大信件量还多。原始信件没有保持下来，但他的笔记做得很详尽、重点突出。社会和商业领域的一般大众——新英格兰地区的中坚力量们——给出的几乎都是消极的结果，只有少许人出现了心神不宁的情况。但是令人不安的、无定形的夜间印象到处存在，而且全都出现在3月23日到4月2日之间——也就是年轻的威尔考克斯精神错乱的那段时间。科学工作者却几乎不受影响，虽然其中有四例梦到了瞬间出现且让人难以捉摸的奇怪景观，还有一例则提到了某种恐怖的异常事物。

参与调查的所有人群中，给出中肯答复的是诗人和艺术家们，我相信他们若有机会对彼此的梦境进行比较，定会引发一阵恐慌。因为没看到原始信件，我有些怀疑此次梦境调查的组织者问过引导性的问题，或是对原始信件做过二次编辑，以获得自己下意识想得到的结果。这也是我依旧对威尔考克斯没有好感的原因，我坚持认为他通过某些途径事先就知道叔祖父掌握的相关数据，进而欺骗了这位资深的科学家。这些来自唯美主义者们的信件都提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故事。在2月28日到4月2日期间，他

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梦到了十分离奇的事情，在雕塑家精神错乱期间，所有梦境爆发的力度和强度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至高点。从反馈看来，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声称梦到了与威尔考克斯梦境一致的画面和模糊声响。有些则坦白自己梦到庞然大物最后出现时强烈的恐惧感。笔记中有一个重点描述的伤感事例：主人公是个倾向于神智主义与神秘主义的知名建筑师，他自年轻的威尔考克斯患病之日起就突然狂乱发癫，不停地尖叫着说他是从地狱逃亡客的魔掌中逃出的，几个月后就不幸断气了。如果当初我的叔祖父在引用这些案例时采用了具体命名而不是用数字替代，我肯定会亲自上门拜访，寻找佐证。尽管如此，我还是成功追查到几个案例。这几人都证实了笔记内容完全属实。我常常会想，参与叔祖父调查实验的人大概都认为这真是个奇怪的调查，但是，不告知他们真相或许更好。

正如我之前讲过的一样，叔祖父搜集的新闻剪报主要涉及给定时间内的恐慌事件、狂躁症和古怪行为等。安吉尔教授当时一定雇佣了搜集剪报的专职人员，因为他的搜集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分散在全球各地。其中有伦敦的夜间自杀事件：一个孤独的人睡到半夜时，起身来到窗前，惨叫声毕便纵身跳出窗外。同样的例子有，一名南美洲的报社编辑在收到一封漫长的信函后就推断自己已经看到了可怕的未来。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快件这样描述到：神智主义者集体身着白袍，等待着永远也不会到来的“光荣的圆满”，同时，来自印度的新闻谨慎地称，严重的全国暴乱将于3月22日、23日左右结束。

爱尔兰以西散布着很多疯狂的谣言和传说，其中一个名叫阿杜瓦·博诺的疯子画家在1926年的巴黎春季沙龙上展出了一幅亵渎神灵的世外桃源风景画。另外，无数精神病院不断地发生骚乱事件，似乎唯有奇迹才能阻止医疗互助会的友人们停止对类似事件的捕风捉影，并胡乱抛出扰乱人心的结论。直到今天，我还是无法用一种近似冷酷的理智面对这捆剪报上的异闻怪谈，而这捆

剪报也被我丢置一旁很久了。同时，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坚持认为，年轻的威尔考克斯对教授提及的古老事物一定是早有耳闻的。

## 二、巡官莱格拉斯的故事

雕塑家的梦境和那尊雕塑都与古老事物有着紧密联系，因而对教授来讲，古老事物是那本漫长笔记第二部分的主题，虽然它在第一部分也出现了一次。当时，安吉尔教授亲眼目睹了那尊泥塑地狱般的轮廓，困惑于未知象形文字们代表的含义，还听到了接近于“克苏鲁”发音的邪恶的音节，它们之间的联系令人激动却又惊悚万分，也难怪教授会不辞辛苦从年轻的威尔考克斯那里取得相关资料数据。

这次的经历要早些，发生在1908年，距今已有整整17年了。当时，美国考古学会在圣路易斯召开年会，安吉尔教授由于其权威和造诣成了此次大会的主角，在所有讨论中都起到了突出作用。一些非专业人士借此机会纷纷向专家们提问，希望得到正确的答案和专业的解决方案，安吉尔教授无疑是被首先提问的专家之一。

这些非专业人员的领头，一个相貌普通的中年男子，很快就吸引了全体与会人员的目光。他千里迢迢从新奥尔良赶来就是为了获取一些当地无法获取的信息。该男子名叫约翰·雷蒙德·莱格拉斯，是当地警察局的巡官。他还带来了一个怪诞的、令人厌恶的、十分古老、来源有待考证的石头雕像。有点遗憾的是，莱格拉斯巡官本人对考古学毫无兴趣。相反，他纯粹是出于工作需要才去了解考古学。几月前，有情报称在新奥尔良以南一个树木繁茂的沼泽地正在举行伏都教<sup>①</sup>集会，莱格拉斯巡官等警务人员

---

<sup>①</sup>伏都教：又称“巫毒教”，源于非洲西部，是糅合祖先崇拜、万物有灵论、通灵术的原始宗教。流行于西起加纳东迄尼日利亚的西非诸国，信仰的民族有芳族、约努巴族等，也盛行于海地与加勒比海，美国南部路易斯安那州及南美州。“伏都”在芳语中是灵魂的意思。——编者注

当即组织了突袭并缴获了一尊雕塑，或者叫偶像、迷信之类的东西。伏都教的相关仪式是如此奇异和骇人听闻，警方这才意识到他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完全未知的，比非洲巫术界最残忍的邪教还要恐怖的黑暗邪教。被捕人员只交代了关于该教起源的一些古怪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除此之外则毫无所获。任何关于古文物的知识都有可能帮助警方鉴定那个可怕的符号，从而追查邪教的源头。

莱格拉斯巡官完全没料到石像的故事会引起如此轰动。在场的科学人士只看了那个雕塑一眼，就高度兴奋起来，团团围住巡官，盯着那个小物体看——它让人不禁感到陌生和深不可测，仿佛在暗示着一幅未开启的古老景象。这尊雕像不是出自任何被大众公认的雕塑流派之手，但是这暗绿色的、来历不明的石头似乎记载了数百年甚至是数千年的历史。

雕像在人群中相互传递并被仔细研究，它高约七八英尺，做工十分精美。它是一个有着几分类人猿轮廓的怪物，布满了触手的章鱼头，橡胶质的身体满是鳞片，前后腿都长有巨大的利爪，身后还有一对细长的翅膀。这个东西充满了恐怖的恶意，形态略显臃肿肥胖，邪恶地蹲在一个矩形块或是一个刻满无法辨认字母的底座上方。怪物的翅膀尖触及底座的后缘，后腿蜷缩，长而弯曲的利爪紧紧扣在底座的前沿往下约四分之一的地方。这个头足类动物头部向前弯曲，使面部触手的末端轻轻拂过紧握住膝盖的巨大前爪。雕像的各方面都异常逼真，由于不知晓它的来源，大家更加地感觉不寒而栗。它的年代非常悠久，悠久到让人感到可怕和难以估量，这点是明白无误的，但它与人类早期文明开化时期或是任何一个已知时代的艺术流派都无丝毫关联。这雕像十分与众不同，它的材料也是一个谜，无论是考古学还是地质学方面的知识都不知晓这种绿中带黑，散布着金色、彩虹色斑点和条纹的石头。底座上的字符同样让人费解，在场的所有人中，其中有一半是全世界最顶尖的专业学者，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出丝毫与

其相近的语言。这些字符正如雕像的设计和材料，都非常古老，与我们所知的人类毫不相干。它们恐怖地暗示了一个古老的、渎神的生命循环，我们的世界和概念都不属于这个循环。

然而，就当在场人员纷纷摇头表示对巡官的难题无能为力时，人群中有一人猜想自己或许对这怪异的造型和字符有些许熟悉，就羞怯地把他知道的全都讲了出来。此人现已去世，是普林斯顿大学人类学教授威廉·钱宁·韦伯，也是一个知名的探险家。48年前他曾前往格陵兰岛和冰岛寻找古代北欧文字刻的碑文，结果未能成功。当时，他在格陵兰岛西海岸岸边碰到一个怪异的部落，或者可叫做已堕落的爱斯基摩教派。他们崇拜魔鬼，有着奇特的宗教仪式，嗜血且恶心，这一切让韦伯教授毛骨悚然。其他的爱斯基摩人对这群已堕落的同胞的信仰所知甚少，他们用颤抖的声音说到：那个邪教起源于恐怖而古老的亿万年前，那时世界还未形成。除了不知名的宗教仪式和人类祭品外，还有古代流传下来的拜祭至高无上的古老魔鬼或是拖拉萨克的仪式。韦伯教授从一个年老的巫医或巫师那儿仔细地记录了祭祀的声音信息，并尽力将之用罗马字母表示。在当时的祭祀仪式上，最主要的是邪教徒们所崇拜的神物，他们在极光高照冰崖时就围绕着神物翩翩起舞。教授说，神物是个粗糙的石质浮雕，由可怕的画面和神秘的字符组成。据他讲，那个东西的基本特征与会议厅前面摆置的酷似野兽的雕像基本符合。

在场人员都对这个资料感到惊奇和震惊，莱格拉斯巡官更是加倍地兴奋，立即开始对资料提供者抛出一连串的问题。由于之前巡官让手下记录和复制了沼泽地带邪教仪式的声音资料，他压抑不住心中的激动恳求教授最好还记得爱斯基摩邪教的声音。接下来就开始对细节进行详尽的比较，一段敬畏的沉默后，侦探和科学家就这两种分跨世界两端的地狱般的宗教颂词达成了共识：本质上，爱斯基摩的巫师和新奥尔良沼泽的教士是在用相似的音节向他们同族的偶像唱颂。大声颂唱的祭词及其各个单词间的间

隔按传统习惯断开：

“芬格鲁—玛格那弗—克苏鲁—拉莱耶—乌伽那格尔—弗坦”。

莱格拉斯巡官提供的声音信息似乎比韦伯教授更为详细，因为他抓捕的好几个混血囚犯从古老的司仪口中得知了这些话语的意思，并向警方据实供认了，如下所示：

“在拉莱耶的宫殿里，死去的克苏鲁沉睡不醒等待复苏。”

此时，应所有在场人员的强烈要求，莱格拉斯巡官尽可能详细地介绍了与沼泽地邪教分子接触的经历。从笔记可以看出叔祖父对这个故事十分关注。故事谈到了神话制造者和神智学者们最疯狂的梦想，揭露了混血儿和贱民——这些最不可能的人竟然怀抱着令人惊讶的宇宙想象力。

故事发生在1907年11月1日，新奥尔良警方收到了沼泽地区及其以南的咸湖地区的紧急召唤，当地居民生性善良，古朴老实，大部分是拉斐特<sup>①</sup>一行人的后代。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就会因为一个不明的东西而吓得心惊胆战。很明显这是伏都教在作祟，不过是一种更加恐怖的、闻所未闻的伏都教。当地有片受到诅咒的黑森林了无人烟，自从森林深处响起短暂而急促的鼓声后，相继出现了妇女和儿童的失踪事件。受惊的报信者称，当地人再也无法忍受耳边回荡的悲惨嘶叫、令人毛骨悚然的圣歌和舞动的魔鬼火焰了。

因此，由20名警察组成的小分队分乘两辆马车和一辆汽车在下午晚些时候出发了，还有一个瑟瑟发抖的当地人作向导。到了车辆无法通行的地方时，他们只得下车步行，这是一片郁郁葱葱、暗无天日的柏树林，大家都沉默不语、静静地向前行进。周围那些丑陋的树根、有毒的藤条和烦人的西班牙苔藓显示着树林的古怪异常，每一棵畸形的树、每一株海绵状的真菌愈加令人压抑，不时还会出现一堆潮湿的石头，或一段古老的残垣，更是加

---

①拉斐特（1776—1823），当时墨西哥湾一代的海盗首领。——编者注



深了压抑的气氛。终于，杂乱的简陋小茅屋映入眼帘，这就是当地人的住所。那里的居民看到手提灯笼的警察就欣喜若狂地蜂拥而至。此时，远处传来阵阵闷响的鼓声，那声音仿佛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在风向改变时会夹杂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无以计数的林间小路尽头是苍白的灌木丛，一道道微微发红的亮光穿丛而过，若隐若现。居民们宁肯单独留在家中也不愿朝邪恶祭拜的方向踏出一步，莱格拉斯巡官只得和19个同事一起在无人带路的情况下，迈向黑暗的恐怖未知地。

警员们现在走进的地区自古就充满邪恶气息，白人甚至不知晓它的存在，更谈不上涉足了。这里有一个肉眼无法看到的隐形湖泊，传说湖中栖息着一个巨大无形的，像是白色息肉的东西，一双眼睛闪闪发光。当地人私底下都说，每到午夜，长有蝙蝠翅膀的魔鬼们会飞到地球内部的溶洞进行祭拜。这些魔鬼的存在早于迪伯维尔<sup>①</sup>，早于拉萨尔，早于印第安人，甚至还早于凶猛的野兽和林间小鸟。它们本身就是噩梦，看到它们也就等于看到了死亡。这些魔鬼们会让人做梦，所以人们会绕道而行。最近几次伏都教祭神仪式都只是在这个地区的最深处举行的，而那里就已是邪气漫绕，更别提伏都教中心地带有多糟糕。

莱格拉斯一行警员在黑沼泽地追踪红色怪光和沉闷鼓声途中听到的声音，或许只有用诗歌或疯话才能将它们描述出来。这些声音中，有的具有人说话的特色，有的具有野兽吼叫的特色，然而让人理不出头绪的声音才是最吓人的。恶魔一般粗厉的嚎叫声仿佛撕裂了这暗无天日的树林，并在林中久久地回荡不息，犹如地狱深渊里刮起的阵阵狂风。有时，杂乱无序的呼啸暂歇，换而响起的是仿佛几经训练的嘶哑的颂唱声，那恐怖的唱词如下：

“芬格鲁—玛格那弗—克苏鲁—拉莱耶—乌伽那格尔—弗坦”。

---

①迪伯维尔（1661—1706），侨居北美洲的法国探险家。——编者注